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十葉野聞 第八章

○寇太監 光緒帝有寇連材為心腹，亦猶西太后之有李蓮英也。顧連材忠耿持正，視蓮英之貪邪婪賄，作惡無厭者實不相同，初，連材稍讀書識字，嘗究心於君臣大義，謂：「己惜己身為刑餘，不能列朝右與士大夫商政治，亦不當與士大夫交，為朝廷羞。」

惟既給事宮廷，親近人主，自當盡吾職分，令人主安適康健，為天下臣民造福。所願如此，其他奢望，不敢存也。且令人主知吾輩中尚有良心，非可一概抹殺者。」其志類如此，故平居作事謹慎，保護幼帝起居服食，無不誠敬。光緒帝自幼入宮，不能得慈禧歡心，體極孱弱，飲食衣服，慈禧絕不憐顧，醇王福晉常為之哭泣。惟連材熱心調護，帝幸得長成，連材嘗作日記詳載其事，中略言：帝生母雖與西太后同氣，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，飢渴寒暖，從未一問。所賴東太后時時撫視之，得無失所。及東太后上賓時，帝甫十一齡耳，自此遂無一人調節起居。連材無狀，不敢專擅，但於心不安，亦萬不得已，乘間進言於西太后：「衣食宜如何整理，勿聽帝自主。彼輩不能盡職，帝年幼，不知施以賞罰。早晚寒暑，漫無節度，或衣垢不浣，或物腐充食，有傷政體，請太后為之查察。」太后反責連材多事：「汝盡職可耳，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謀耶？」連材嘗私念帝雖貴為天子，曾不及一乞人兒。本生母醇王福晉每與人言及德宗，未嘗不痛哭欲絕。自帝御極，以至福晉卒時，二十餘年，母子終未獲一面也。

西太后之忍心如此。後帝患痼疾，精神痿敗，不能生育，皆少時衣食不節所致。

哀哉！連材所記之言，大致如是。李蓮英甚憾光緒帝，以嘗受帝之呵斥故。而寇太監忠於帝，故蓮英深惡之。西太后之惡寇太監，則蓮英與有力焉。戊戌之變，當康有為與帝密謀之際，寇微有所聞，蹙然曰：「此事發之太驟，恐難得圓滿結果。」

且呂祿握重兵久，根深蒂固，一時不易猝拔。而太后黨羽中如剛毅、裕祿、懷塔布、許應駟諸人，皆數十年舊官僚，資格甚老，門生故吏極多，亦非旦夕所易推倒。今帝所恃者，謀臣則一新進之康，兵師則袁世凱。袁方將受榮之卵翼，安能使之反抗？此事若不熟籌，恐畫虎不成，反類狗也。雖然，我一刑餘賤者，縱割切言之，亦烏足動聽。」於是憂形於色，寢食俱廢。

帝向知寇之誠懇，凡服食起居，非寇在側不歡。忽請假數日，知其病劇，乃遣人召之入，詢所苦，寇曰：「奴方見皇上近日憂國甚至，恐有傷玉體，故不覺悲感。念曩昔聖躬之孱弱，皆奴才不善調護所致。今當宵旰憂勤，而奴才終不能分尺寸之憂，皆奴才之罪也。誠惶誠恐，無地可以自容，故不覺至此。」帝覺其宛轉陳詞，中有微意，乃曰：「子第自愛，幸速愈，容聯思之。」寇因泣撫帝足曰：「陛下獨不念魏高貴鄉公、唐中宗之事乎？一誤再誤，國與幾何？謀定後動，策之上者也。」帝曰：「聯知子忠盡，故能容子言。否則，此何等事，而可令宦寺聞之耶？子姑退，朕自有命。」寇退，謂其徒曰：「吾既言之矣，帝苟有不測，吾必死之。」及事泄，太后已傳旨坐乾清門，請祖訓，奉太宗御棍，將笞帝死於門下矣。寇聞耗，大驚，力疾馳往恭邸求救。昌壽公主聞之，是夜叩西苑門，跪請太后息怒，始得囚帝於瀛台。太后頗疑公主知之過速，必有人走告。

李蓮英知寂監所為，訴於太后。太后怒曰：「此賊留之不祥。」

命人執以來。訊之，抗辯不屈，乃處以極刑。

○劉太監

慈禧之殘忍不德，更僕難數。其對於失歡者固唾皆必報，而奄寺宮人，命等螻蟻，更罔不受其荼毒。自李蓮英專寵，失寵者必置之死地以為快，然無若劉太監之慘者。先是，大內蓄毒劑至多，其毒性種種不一，奇異出人意料，不獨宋祖之施牽機藥於李後主，為歷史上之奇談已也。聞其藥有服之數年而始斃者，有人唇立絕，毫無傷痕者。以視鳩、砒，直尋常菽粟耳。

相傳悉係明代遺物。孝陵之誅翦功臣，成廟之剿絕孝康諸子，大都皆將此物。至孝貞上仙之速，度即此物之為祟也。其後十數年，始有劉太監之奇劇。太監劉姓，忘其名，眾以其性行迂緩，而城府極深阻，故僚輩俱戲呼之曰「陰劉」。劉入宮，迴在李蓮英前，得太后權寵，亦初在蓮英右。及蓮英得志，劉寵始稍替。然以資望，究在李上，宮中諸小璫莫不尊事之。那拉氏之起居、服食、嗜好，劉最粗悉。李初恒諂事劉，窺竊其術，學步無所不至。劉固不肯盡泄其秘，然蓮英性乖巧，一顰一笑，無不為東施之效也。久之，後意漸移於蓮英。又蓮英年少，貌雖不美，而作態嫵媚。後性惡老，陰劉之不敵蓮英，勢也。然以習慣上之關係，寵雖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，遇故事蓮英不能了然，輒曰：「問劉，劉必稔。」劉以是持李短長，蓮英積羞成忌。劉、李之間，勢遂水火。蓮英意非去劉勿快也，乃用其惟一之術，時時譖劉於太后前。顧劉亦工心計者，語動最周密，凡蓮英所抵之際，無不先事預防。李雖百計傾軋，終歸無效。

乃一變其計，為暗箭傷人之伎倆，陽修好於劉，而陰實謀之愈亟，劉果防之稍懈。一日，劉忽以事失西太后意，大受譙訶。

李乃乘機中西太后之所忌，竭力媒孽。西太后果大忿曰：「是人殆不耐活矣？」一日，御便殿，召劉至，叱使長跪，數其罪至數十事，曰：「此可殺否？」劉自審為蓮英所傾，必不免，乃崩角曰：「奴才誠有罪，當萬死。求佛爺憫三十年犬馬微勞，使獲全屍，於願足矣。」西太后沉吟久之，曰：「子且退，予有後命。」因咤侍女引劉至殿下一小屋中，反扃其戶。劉既去，西太后忽笑顧諸侍女曰：「今日有一新鮮活劇，賞爾等一觀。」

此劇固數百年不易見也。」因令於某號室內開某字號櫃中，有玻璃篋扁鑄極嚴者，取以來。侍女如言，奉篋至，西太后自揭衣囊，探其中出一小鑰，制絕精巧。及啟篋，則中有大小玻璃瓶十餘事。太后檢視良久，取一小瓶，高僅寸許，中貯淡紅色藥屑如粉，乃以法去塞，傾藥粉入一酒杯中，約止分許，和以水，曰：「持此令劉監飲之。飲畢，令其安臥勿動，汝即來覆命。」侍者受命往。有頃，返曰：「劉監得藥，即叩首謝恩，然後服。服訖，即遵旨安臥矣。」西太后領之，越炊許，忽語侍者曰：「汝輩欲觀奇劇，此其時矣。世界新幻戲，當無如此之巧妙也。」眾奉命，相偕入小屋中，啟戶入視，則劉已不知何往，疑其遁也。驚極，幾大號。忽一女子左右視，顧見炕上臥一小兒，亟諦視之，即劉也，已縮小如初生嬰，長止尺許。

撫之已僵，而膚色悉如平時，絕無遇毒狀。眾乃大憐，有因驚致疾者。西太后聞其狀，乃吃吃笑不已。甚哉！其殘忍乃過於呂雉、武曌也。

○端王與溥俊

拳匪之亂，實根於戊戌政變之反動力，而為之樞紐者，則端王與大阿哥溥俊是也。初，端王與李蓮英極相得，太后常言：「端王載漪秉性忠誠。」故立其長子為大阿哥，實皆蓮英為之道地耳。端王性粗暴，絕無意識及威儀，惟見太后極醇謹。

每太后與之言，輒震懼失次，汗流被體。太后謂為忠誠者，蓋以此也。初，太后欲廢載湉，既數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，乃思立儲以俟機會。時文廷式、翁同龢諸帝黨皆罷歸，李鴻章以文華殿大學士為首相。李故骨鯁，在朝列，慈禧頗敬憚之。己亥冬杪，兩廣總督出缺，命鴻章往任事。故事：京大員外放，約半月始行。李始陸辭，命下督鴻章殊急。鴻章抵粵未幾，某日，法領事詢海關監督某：「本日有立儲事。」某詢：「奚至？」法領謂：「今晨駐京使電巴黎政府，政府轉安南法督，更電粵，故知之。」某偕司道謁鴻章。故事：宮中大事由閣臣軍機會議後行。時鴻章去京日邇，且此大事，無不先奉詔者。鴻章聞言良久，曰：「寧有此？吾未奉詔，而法領先有聞乎？」

午後四鍾，果奉詔。蓋出鴻章時謀已先定，特不欲其知而沮耳。太后之專擅亂政，不恤人言至此。溥俊頑呆肖其父，慈禧篤愛之。不樂讀書，惟時與內監為嬉戲。及拳匪禍起，尤狂妄附和其父。對於光緒帝傲慢無禮。以帝好讀外國文字也，大呼帝為「鬼子徒弟」。太后聞之怒甚，立命將大阿哥抽二十鞭。

端王知之，大恨。翌日，率拳匪數十人呼噪入宮，找尋二毛子。

至寧壽宮門，太后尚未起。端王等大呼：「請皇帝出來，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。」其時端王粗莽之狀，甚可駭異。聲為太后所聞，正問訊間，又聞群呼：「殺洋鬼子徒弟。」太后急走出立階上，諸王公及拳民聚於下。太后大怒，斥端王曰：「爾即自為皇帝乎？胡鬧至此，亦復成何體制？爾當知乘此國事紛亂，即謂可任意攫取？此大誤矣。速去毋固。帝位廢立與否，惟予有權。爾若依爾子為儲貳，遂肆行無忌，不知予可立即可廢。」

爾不自量，予頃刻即可廢之。爾速領此等人出走。苟不奉旨，不得入也。爾知罪，速叩首請罪而去。」端王大懼，叩首不已。太后命罰俸一年，以示薄懲。義和團首領在此叫囂，立即斬首。

於是人人震懼，不敢覬覦非分矣。大阿哥曾謂太后曰：「請護送太后往熱河，讓皇帝在京中，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。」太后斥之，然大阿哥終不悛也。大阿哥年十五，肥胖粗野，狀類兇荒，喜著武裝。常出外觀劇，戴金邊氈帽，內著皮衣，外罩紅色軍服，如奪標者，與伶人、混混等多相稔。頗工馬術，亦善音樂。觀劇時，如台上鼓板稍錯，即離席大罵，或自登台代之。

怪狀劣跡，殆難悉數。有時為太后所聞，則重加鞭責。忽與侍奉太后之宮女有私。太后知之，大怒，不待罪魁之懲辦，早有廢立之意矣。又時與內監擊瓦片水上，計其縱躍次數以賭勝負，俗呼「打水搬」者是也。又嘗於西安行宮殿上踢毬子，殿官稱寶座前不宜作此，乃罵曰：「寶座是咱所坐，爾敢阻撓耶？」

太后聞之，心惡其粗鄙。及和議成，端王降庶人，編發新疆，大阿哥遂廢。然太后猶憐憫之，月給四百金以養贍焉。

○榮祿與袁世凱四則

榮祿為慈禧太后之姪，早歲即受慈禧之寵用，為步軍統領，旋犯嫌疑，褫職。未幾，為西安將軍，崇文門監督，洊升大學士，充軍機處練兵處大臣。剛毅與同列，乃言：「外患可除，富強易致。」慈禧深信之。蓋榮祿雖不足稱膽識，而心地尚明白，與端、剛等迥不相侔。當拳匪之亂，榮祿頗依違其間，然於暗中周全者不少，俾和議可成，未始非其功也。當剛毅請攻使館時，榮祿授董福祥、張懷芝等以意，使勿力攻，而外承慈禧諭助剛毅，以智術全身，此其所長也。剛性傲狠，日督兵攻使館，每午十二句鐘往，互擊槍數排而退，若符契然，剛粗莽勿察也。一日，酷熱，戰兵退，剛乘騎急遁。騎遁，坐草間，氣喘欲絕。某司員道經，見而訝之。剛遽搖手曰：「勿道！勿道！」時乘騎奔逸，已數里矣，其呆如此。榮祿知之，亦勿勸也。及兩宮駐西安，粵人某獻石屏，絕新異，慈禧擬賞知縣。

榮祿持不可，曰：「惟名與器，勿可假人，矧官乎？今進石屏賞知縣，尚更重於石屏者，朝廷將何以賞之？」遂反其獻。榮祿之識，於此可見一斑矣。當拳亂盛時，端、莊二王屢矯旨，榮祿則電李鴻章及東南各督撫，謂：「五月二十四日後矯旨不可信。」鴻章欲入都，祿電江、鄂二督，囑緩行，俟後命，蓋知端、莊特欲害之也。又祿以謀阻廢立，因與劉坤一、瞿鴻機、張百熙、魏光燾等益相親，其能知人、持大體又如此，論者或以太后黨而深斥之，不知當日其所補直者，未可厚非也。

戊戌政變時，新舊勝負之樞紐，實操於榮祿之手，而撥其機捩者，則袁世凱也，然此中亦有天運焉。假使袁竟殺榮，除太后，滿洲可以不亡，中國時局，又不知成何一種景象；或者非復今日之數次革命，重建共和亦未可知。但當時慈禧太后之運命尚未告終，則榮祿之人才，當然不致歸於失敗。故袁之以密諭馳示榮祿，乃天誘其衷也。時榮祿握新軍之全權，踞天津要區，袁世凱不過受其卵翼之一人，安能與之相抗？光緒帝自不明形勢，輕聽新進之狂言，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，豈非顛耶？事實上論之，固為袁奉密諭，馳往天津告榮祿，而不知蛛絲馬跡之黑幕中，太后與榮祿早有佈置。袁世凱何人，乃肯為幼稚皇帝所賣耶？相傳光緒帝與康密謀於正大光明殿中時，早有一蓮英腹心之太監，微聞其語，報與太后，特外面佯示鎮定，以觀其變耳。此非理想之詞，榮祿亦將新軍一切佈置周備。太后蓋與其黨深思熟慮已久，即非康謀，亦將借閱操之舉廢立矣。

特其後又深入一層，醞釀以成康謀，則更有所藉口以傾帝。袁世凱早入彀中，幼稚之帝不知，乃以矛攻盾，安得而不失敗？

八月初五日，榮祿在天津督署中，方攝衣冠，擬出拜客。忽報袁世凱至，榮即知有非常舉動，立命由密室接見，此非彼等先有同謀而然耶？先是，八月初一日，光緒帝召袁世凱入見，時袁為直隸按察使，明係榮之僚屬，帝乃誤認為忠於己黨者。召見時突問：「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，能矢忠於朕否？」此問可謂奇特，袁豈肯答以「臣不能矢忠於陛下」乎？袁曰：「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效忱。」云云。帝以為其忠懇之色溢於眉宇，確係可信，乃下諭云：「現在練兵緊要，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，校練認真，著開缺以侍郎候補，責成專辦練兵事務，所有應辦事宜，著隨時具奏。當此時局艱難，修明武備，實為第一要務。袁世凱當勉益加勉，切實講求訓練，俾成勁旅，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意。」此諭注重練兵，明明道著意旨所在，以太后之精明老練，豈有不知？相傳當袁被召，退下仁壽殿時，太后即召入，詳詢帝召對時語。太后謂袁曰：「整頓陸軍，本是應辦之事。此諭甚為通達，但皇帝行之，太覺匆忙。予疑其別有深意，爾俟皇帝第二次召見，再請予之訓令可也。」此數語實已洞見癥結，於幼稚皇帝之陰謀，明若觀火。袁世凱何人，乃肯自尋死路耶？袁退，太后即命人請帝至，謂之曰：「康有為在外昌言無忌，詆毀太后，乃大不法。」命帝即拿辦。又以平日責帝之言責之，謂帝近日對己，愈覺改變，於孝道有虧。帝唯唯聽命，且陳自願改悔。太后之於康謀，不啻已明言之。且帝自願，絕無權力可以抵抗太后，而乃欲雄飛突舉，寧非弄巧反拙之事？觀此則不待袁之乘車告榮，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。其後榮祿反以曾保薦新黨，交吏部議處。太后之作用，可謂十分周密。自是即調榮祿入京，而以裕祿代之，皆太后死黨也。榮祿直至臨終，常自呼為康黨，以為戲謔。太后亦戲之曰：「爾曾得爾友之若何新聞？彼實奸臣，負爾好意，竟敢反噬。」榮祿亦失笑。是太后之黨直視康等與帝之舉動為兒戲，成敗之數，寧待事後論定哉！

政變後，榮祿入都，授軍機大臣、兵部尚書，節制北洋軍隊，兼握全國政治兵隊之權。此等重權，實為清代絕無僅有之事。蓋太后之信任達於極點，亦以報其忠誠擁護之意也。是時，榮祿頗惡新黨，鈞治極酷，乃反動之力使然。一日，或言於榮，康黨在外造清議，專罵中堂。榮笑曰：「彼等既遁亡海外，何事不可為，即微清議，吾亦不知其罵我。」其後拳亂之始，即語人曰：「近支王公無意識之舉動，一至如此，得毋為康黨慶幸乎？」然端、剛等亦終疑榮祿有媚外心。設非太后信任，早為所傾軋矣。某西日報或論榮之生平，其言絕公允，略謂：榮之為人，據中國士夫之見，實能盡人臣之職分，且頗有大臣風度，通達治理，可任大事。當拳匪亂時，中外皆集矢於榮祿之一身，此實康黨之謠言。當時無為之辨白者，亦因使館中人之偏見，又不能得真實之報告故也。彼實以全力阻止舉國若狂之拳匪，用盡方法以勸阻皇族，免鑄大錯，不可為無功。

綜慈禧聽政五十餘年以觀，有治世之能，而又赤心報國者，僅曾國藩一人。自此以往，則不得不推榮祿。當滿洲皇族盲於大計，倒行逆施，既暴且弱之時，榮祿之先見及勇毅，實大有補救於國家也。由其柄國之日，以至辭世之年（1903），吾等觀其所為，實乃慈禧最忠之臣，亦為最有識解之參謀。而慈禧之能知人，亦藉以見也。當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亂時，太后惑於聲勢之盛及親貴之附和，復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，漫允端、剛諸人之請，侵奪榮之職權，殆使之無髮展之餘地。然太后以一時憐懂，鑄此大錯，其後仍聽榮祿之言，以拘救危局。當國事大敗之日，朝廷已陷於危難之境，太后此時所倚恃者，惟榮祿一人。榮亦能盡忠以事太后，不懷貳心。太后初雖未信其言，至後乃服其先見，故中國事勢現雖無定，而有一事則毫無疑義者，即吾人當永遠記念此明決勇敢之榮祿。其言行可法，無論中外之人，皆當一致。以前所待遇之感情，尚嫌過薄，不足稱其功也。當兩宮西巡時，眾集矢於榮祿之一身；回鑾後，使館中人頗冷視之。彼不知外間之誤會，甚以為怒，曾語其近親曰：「餘當日竭全力以抵壓拳匪，餘毫不悔恨。但不解使館人仇視冷遇之故，此事餘不能無忿忿也。」有人曾記載其言曰：「吾庚子年之所為，非出於愛西人之故，實盡忠於太后及朝廷之故。」言雖如此，然其所為，既大有益於西人，則吾人稱譽之亦不為過也。太后與榮祿商議處置維新黨之事既久，榮祿主嚴辦，謂非如此，則不足以保存滿洲之國運及名譽。於是譚剛同等六人，遂由刑部審問，榮祿亦承審。凡康黨預謀太后之事，審問極詳。在康有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，凡其黨之所謀，皆詳載無遺。軍機處乃據以定黨人之死罪。彼等將謀害太后，已無疑義，群主速辦。蓋當時滿、漢意見極深，若不速辦，則其事愈引愈壞也。太后准軍機之請，遂斬六人於市。彼等從容就死，觀者甚眾。復於楊銳處抄出皇帝與彼之信件，皆攻訐太后之語。

又有楊銳一摺，參太后罪惡數端，並及太后私事，羅列多人，榮祿亦與焉，餘皆顯要之人。摺後有帝硃批。此事南方廣州等處人編為歌謠，以為嘲笑。太后見帝硃批，知帝參預隱謀，遂決計斷絕帝與新黨之關係。據太后之人所言如此，其事亦可異也。殺六人之旨，乃太后親筆，榮祿助之，但其名仍出於皇帝。

此諭以硃筆書之，以示重要，諭云：近因時事多艱，朝廷孜孜圖治，力求變法自強。凡所設施，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。朕憂勤宵旰，每切兢兢，乃不意主事康有為，首倡邪說，惑世誣民，而宵小之徒，群相附和，乘變法之際，隱行其亂法之謀，包藏禍心，潛圖不軌。前日竟有糾約亂黨，謀圍頤和園，劫制皇太后，陷害朕躬之事。幸經覺察，立破奸謀。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，言「保中國不保大清」，其悖逆情形，實堪髮指。朕恭奉慈闈，力崇孝治，此中外臣民所共知。康有為學術乖僻，其平日著述，無非離經畔道、非聖無法之言。前因講求時務，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，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，乃竟逗遛輦下，構煽陰謀。若非賴祖宗默佑，洞燭幾先，其事何堪設想！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，現已在逃。著各省督撫，一體嚴拿懲辦。康有為之弟康廣仁，及御史楊深秀，軍機章京譚嗣同、林旭、楊銳、劉光第等，實與康有為結黨，隱圖煽惑。楊銳等每於召見時，欺蒙狂悖，密保匪人，實屬同惡相濟，罪大惡極。前經將各該犯革職，拿交刑部訊究。旋有人奏：若稽時日，恐有中變。朕熟思審處，該犯等情節較重，難逃法網。倘語多牽涉，恐致株累，是以未俟覆奏，即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速行正法。此事為非常之變，附和姦黨，均已明正典刑。康有為首創逆謀，罪惡貫盈，諒亦難逃顯戮。現在罪案已定，允宜宣示天下，俾眾咸知。我朝以禮教立國，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，人神所共憤，即為覆載所不容。

鷹鷂之逐，人有同心。至被其誘惑，甘心附從者，黨類尚繁，朝廷亦皆察悉。朕心存寬大，業經明降諭旨，概不深究株連。

嗣後大小臣工，務當以康有為為炯戒，力扶名教，共濟時艱，所有一切自強新政，胥關國計民生，不特已有者，亟應實力舉行。即尚未興辦者，亦當次第推廣，於以挽回積習，漸臻上理，朕實有厚望焉。將此通諭知之。

此諭實後黨所擬，而名義則由帝出者。太后既懲辦新黨後，擬行幸天津，視察租界情形，兼事遊覽。榮祿力諫，言黨事初定，不宜輕動，恐有危險。太后允之，下諭收回前旨，並頒賞於北洋軍隊。蓋當時直隸正竭力整頓陸軍，訓練頗勤也。榮祿入京後，直督以裕祿補授。其人極頑固，太后甚信任之。昏庸乖戾，不明事理。其後天津拳匪之亂，實所釀成，其去榮祿甚遠矣。西人之論如此，尚不失榮祿之實際。蓋榮祿固不得不謂之有用人物也。

袁世凱既背帝求榮，帝一生之命運，即由於彼之掌中。故帝崩時，遺詔囑其弟醇王復仇。醇王子既立為宣統帝，己為攝政王，復仇之權大足施展。於是立罷袁世凱職，以足疾令其家居，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。不三年，革命軍起，仍起袁為內閣總理。於是得乘時際運，由臨時總統而正式總統。又至妄希非分，背叛共和，而洪憲帝制發生矣，然卒以是身死名裂。

跡袁之一生，盛蓄野心，而手術足以濟之。其深謀積慮，寵辱不驚之態度，實師榮祿，而野心勃勃，則又過之。予別撰《袁氏外紀》及《洪憲小史》二書詳之。